

茨威格传记精华

黄明嘉 刘泽珪 主编

文武之道

斯 汤 达 ● 福 歇

〔奥地利〕斯·茨威格 著

俞宙明 刘泽珪 译

漓江出版社

读伟人的传记吧，

与勇敢的心灵做伴！



茨威格传记精华

黄明嘉 刘泽珪 主编

文武之道

斯汤达 ● 福熙

〔奥地利〕斯·茨威格 著

俞宙明 刘泽珪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武之道/(奥地利)茨威格(Zweig, S.)著;俞宙明,刘泽珪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 7

(茨威格传记精华)

ISBN 7-5407-2499-4

I. 文… II. ①茨… ②俞… ③刘… III. 传记文学-作品集-奥地利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1704 号

文武之道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俞宙明 刘泽珪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17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ISBN 7-5407-2499-4/I·1505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内容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著名作家，以心理分析小说和传记创作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本书收入了其重要传记作品《司汤达》和《约瑟夫·福歇》。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文学巨著《红与黑》的作者；福歇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有争议的政治权谋大师，法国警察组织的创始人。他们都是与拿破仑同时代的人，都曾在拿破仑军队、政府里任职。

茨威格忠实地记录了他们曲折多变的人生，并从性格研究入手，深刻地分析了这两位旷世奇才的内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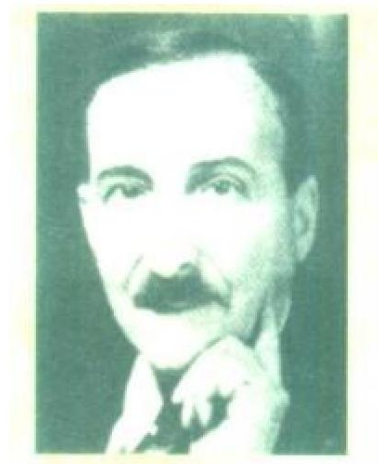


福歇

感谢德国 INTER NATIONES 对此套丛书翻译工作的帮助与支持

LETTER ARTS REVIEW · 1997 · VOLUME ELEVEN · NUMBER TWO

criticisms of your work.
not adjust what is that
the critics do
cultivate it. that's the
part of your world that's
figuring out what's happening.
Jean Cocteau



茨威格传记精华

《大探险家》

《文武之道》

《人文之光》

《罗曼·罗兰》

《六大师》

策划组稿：莫雅平

责任编辑：黄文魁

封面设计：汤小胤



斯汤达

目 录

司汤达

肖像	(4)
谎言的乐趣与真理的欢欣	(8)
生平镜头	(12)
一个自我与世界	(38)
艺术家	(52)
享乐心理学	(65)
自我描述	(71)
形象的今天	(80)

约瑟夫·福歇

前言.....	(85)
---------	------

上升时期(1759 ~ 1793)	(90)
“里昂刽子手”(1793)	(115)
与罗伯斯比尔的斗争(1794)	(132)
五人执政内阁和最高执政官的部长(1799 ~ 1802)	(159)
皇帝的大臣(1804 ~ 1811)	(193)
对皇帝的斗争(1810)	(217)
非自愿的幕间插曲(1810 ~ 1815)	(233)
与拿破仑的最后决战(1815,百日政权)	(248)
跌落与消逝(1815 ~ 1820)	(279)

目 录

司汤达

肖像	(4)
谎言的乐趣与真理的欢欣	(8)
生平镜头	(12)
一个自我与世界	(38)
艺术家	(52)
享乐心理学	(65)
自我描述	(71)
形象的今天	(80)

约瑟夫·福歇

前言	(85)
----------	------

上升时期(1759 ~ 1793)	(90)
“里昂刽子手”(1793)	(115)
与罗伯斯比尔的斗争(1794)	(132)
五人执政内阁和最高执政官的部长(1799 ~ 1802)	(159)
皇帝的大臣(1804 ~ 1811)	(193)
对皇帝的斗争(1810)	(217)
非自愿的幕间插曲(1810 ~ 1815)	(233)
与拿破仑的最后决战(1815,百日政权)	(248)
跌落与消逝(1815 ~ 1820)	(279)

司 汤 达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俞宙明 译

我从前怎样？我现在怎样？谈这些真叫
我为难。

——司汤达：《亨利·布吕拉》

肖 像

你长得丑，但相貌非凡。

——加侬舅舅对青年亨利·贝尔所言

晨曦照亮了黎塞留大街的这间小阁楼。写字台上燃着两支蜡烛，从昨天中午起，司汤达一直在写长篇小说。这时他把羽毛笔猛地一扔：今天写得够多了！现在该是清醒一下，出去走走，吃顿好饭，在社交圈子里，在轻松闲谈中，在女人身边振作起来的时候了！

他上下收拾停当，套上外套，梳好假发，再赶忙往一面镜子里瞧一瞧：他审视着自己，嘴角上随即斜起一道嘲讽的横纹。不，他不喜欢自己。这是怎样的一张粗俗的哈巴狗脸，滚圆，通红，一副肥胖的市民相，唉，那宽扁肥硕的鼻子做一堆儿横在这张乡下人脸上，多么让人作呕！这对眼睛，小而黑，闪闪亮，充溢着不安分的好奇之光，原本也不怎么讨厌，但它嵌在四方广额的两道浓眉之下，太深太小了。当初在军团里，正是为了它们的缘故，他们取笑他是中国人——“le chinois”。这张脸上还有什么好的？司汤达强压怒火，看着自己。没有一样好东西，没有一样是

温存的、生气勃勃的，一切都这么沉重、庸俗，像是最最低贱的恶俗市侩。可是在这个丑陋的躯体上，也许棕色胡须环绕的球状头颅还算是最好的了，因为下巴底下的脖子又粗又短，而脖子以下他实在不忍相看，他痛恨那蠢笨夸张的肥腹，那过短的丑腿费力地支撑着亨利·贝尔整个沉重的身躯，以至于同学们都管他叫“会走的塔楼”。不过司汤达还是想在镜子里寻找一点安慰。无论如何这双手，不错，还算过得去：女人般温存，极为灵活柔软，尖尖指甲打磨得光滑可鉴，它们还显出了一些思想，一分高贵；还有这皮肤，少女一般敏感而柔软，透露出了温存的心灵和一丝优雅与敏感。可是谁会看见，谁会注意一个男人身上的这些女性化细节呢？女人们总是只注重相貌与身材，而这两者，他五十年前就早明白了，是不可救药的下贱。奥古斯汀·菲龙称他的脸为裱糊匠面孔，而蒙瑟雷则给他贴上了“药剂师相貌的外交家”的标签；但即便是这些鉴定，在他看来也已经太客气了，因为他现在恼火地瞪着无情的镜子，自己判定为“Macellaio italiano”：一张意大利屠夫的脸。

再说了，若是这个肥胖粗壮的躯体至少是野蛮的、男性化的也好！——有这么一些女人，她们信赖宽厚的肩膀，某些时候哥萨克们能比花花公子把她们服侍得更好。然而可恶的是他明白，这个卑陋土气的躯体，这副血气方刚的模样，在他只是一种摆设，只是肉体在谎报军情而已。在这个男人的高大身躯中震颤着一个灵敏的、几近病态的神经系统，所有的医生都惊呼他为“敏感的怪人”。而这样一颗轻灵的心——多么不幸啊！——却被禁锢在这许多肥肉与脂肪里，一定是哪个夜魔在摇篮里偷换了肉体与灵魂，因为在粗笨的外壳下面，这病态过敏的灵魂是怎样地因每一次激动而战栗、发抖！隔壁房间开着一扇窗，密布神经的皮肤上就会传过一阵寒噤；一扇碰上的门，神经就极度痛苦

地抽搐起来；一股难闻的味道，他就发晕；靠近女人，他就迷乱、胆怯，或是因为害怕出错而变得粗鲁下流。多么不可思议的组合！为何在这样一个纤细脆弱的情感上，要附着这么多肥肉，这么多脂肪，这样臃肿的大腹，这样蠢笨的马车夫骨架？为何在这样复杂敏感的灵魂上，要附着这样一个迟钝、无味、笨拙的躯体？

司汤达从镜子前转过身去。这副外表是无可救药了，他从年轻时就很清楚。不论是让裁缝当中技艺最高的魔术师在他背心里制一件紧身胸衣来巧妙地顶上他的便便大腹，用里昂丝绸做一条精美的及膝中裤掩饰他可笑的短腿，还是用染发剂将他那早已花白的连鬓胡须覆上阳刚的棕色，还是用精致的假发来护住谢顶的头颅，还是那镶着金边的领事制服与那仔细锉光的闪亮指甲，统统都无济于事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办法只能略作粉饰而已。它们掩盖住了肥胖与衰竭，然而尽管是这样，也不会有女人在林阴道上为他回眸，不会有女人动情地心醉地凝视他的眼，有如德·瑞纳夫人望她的于连，或是查斯泰勒夫人望她的吕西安·娄凡那样^①。即便在他还是年轻少尉的时候，她们就从未注意过他，更何况现在，他的灵魂已被脂肪掩埋，岁月已在他的额上刻出了皱纹。消逝了！过去了！凭着这样一张脸，再也得不到女人的青睐了，而除此以外，又还有什么呢？

于是只剩下一个法子：做个聪明人，灵活、富有魅力、风趣，把注意力从脸上转移到心上，以惊异、以言谈来迷惑人，来引诱人！“才智可以弥补容貌上的缺陷”^②，机灵还是能代替美丽的。有着这样不幸外貌的人，既然无法以唤起美感的方式来令女人们的感官升温，就必须从精神上抓住她们。所以对忧郁者，要多

① 司汤达小说中的恋人形象。

② 原文为法语。

愁善感,对轻佻者,要玩世不恭,有时则可反其道而行之,要永远警醒,永远风趣。“取悦一个女人,你就拥有她。”^①明智地抓住每一个弱点,在自己冰冷的时候,装出热情,在自己炽热的时候,又做得冷漠,以变幻来叫人惊异,以诡计来令人迷惘,永远表明自己与众不同。而最要紧的,是不浪费每一个机会,不畏惧每一次失败,因为女人有时也会忘记一个男人的面孔,就连提泰妮娅,也曾在一个离奇的夏夜亲吻了驴头^②。

司汤达戴上时新的帽子,拿上黄色手套,对着镜子试了一个冷漠讥诮的微笑。不错,今晚他就应该这个样子在德·T夫人家登场:嘲讽、放浪、轻佻、冰冷。要去引人惊异,去吸引人的兴趣,去让人迷惑,要让话语像闪光的面具般罩住这张丑陋的面容。要叫人目瞪口呆,要一开始就把注意力吸引过来,把内心的胆怯隐藏于夸夸其谈之下方是最好的办法。走下楼梯时,他已构想出了一个先声夺人的登场:今天在沙龙里,他要先让侍者通报为商人塞萨·邦贝先生,然后再走进去,扮演一个大嗓门滔滔不绝的羊毛商人,不给任何人以说话的机会,喋喋不休地漂亮而又放肆地大谈其臆造的生意,直至彻底吸引了欢声笑语中的好奇心,直至女人们习惯了他的面容。然后再绘声绘色地讲点儿趣闻轶事,要引人入胜的、有趣的,放松她们的感官,再找一个昏暗的角落,以便很好地掩盖他的体态,再来上几杯潘趣酒,也许,也许到了午夜,女人们会觉得他迷人可爱了。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事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提泰妮娅因为着魔,爱上了醒来后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即驴头人。

谎言的乐趣与真理的欢欣

我最想做的,是戴上假
面,更改姓名。

——信件

论谎话连篇,热衷蒙蔽世人,没有几人能比得过司汤达,却也没有几人比他更确实更深刻地说出了真理。

他的假面把戏与欺人之举不可胜数。一本书还没有打开,第一个谎言就已经从封面上或是序言中跳了出来,因为这位作者亨利·贝尔从不轻易老实地招认自己的真名实姓。他一忽儿擅自冠上贵族头衔,一忽儿把自己装成“塞萨·邦贝”,或者在自己姓名的起首字母“H·B”上再添个“A·A”,任谁也猜不出它的意思便是最谦卑的“ancien auditeur”——用标准德语说,就是前任高级法庭法官。只有使用笔名,只有故弄玄虚,他才有安全感。他时而扮做奥地利退休人员,时而又扮做“前任骑兵军官”^①,最喜

^① 原文为法语。

爱的则是那个令他的同胞感觉颇为神秘的名字司汤达(一座普鲁士小城,以其狂欢节情调流芳百世)。他若写下一个日期,我们就可以赌咒发誓说这日期是不对的。在《巴马修道院》的前言中,他称此书写于一八三〇年,距巴黎两百里外,然而这个奥伦施彼格尔^①式的骗局掩盖不了这部小说写于一八三九年巴黎市内的事实。在纪实的文字中,自相矛盾之处也频频冲突,乱成一团。在一篇自传里,他堂而皇之地写道:自己曾战斗在瓦格拉姆、阿斯奔、埃劳的战场上^②,然而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因为他的日记无可辩驳地证明:就在那一刻,他还舒舒服服地在巴黎坐着。有几次他提到与拿破仑进行了长时间重要的谈话,但是,真不幸!在下一卷中就可以清清楚楚地读到更为可信的坦白:“拿破仑不与我这号傻瓜谈话。”因此,对于司汤达,我们必须极为小心地接触他的每一个说法,而最不可信的就是他的信件,这些信件,据称出于对警察的惧怕,基本上都写上了假日期,并且每一次都署不同的假名。他若正在罗马优游,那么寄出地必会写成奥尔维耶托,他若自称写于贝藏松,那么事实上他其时正在格勒诺布尔。有时是年代,更多的时候是月份上作了假,而签署假名则已几成定规。但促使他玩弄这种恶作剧的,并不如有些人所认为,仅仅是对奥地利警察局小黑屋的恐惧,而是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愚弄人、迷惑人、自我伪装、自我隐藏的原始乐趣。司汤达出色地将假事与假名如同挥舞闪亮的花剑般在周身舞动,只为了不让好奇者走得太近。而他对自己的倾心于欺诈与诡计也从不讳言。有一次一位朋友在信中怒斥他厚颜无耻

① 德国中世纪民间传说中,以说大话骗人著称的著名人物,留有不少说谎的传说。

② 拿破仑战争中三个著名战役的发生地。